

流星蝴蝶劍 溪城流水橋

莊增彥 / 東吳物理 70 級

5G 電子產品及計畫管理顧問 (美國加州矽谷)



夜幕低垂，搭著小客車，穿過矽谷，直奔舊金山國際機場。每次出差，非常享受這一小時的車程——南灣至舊金山機場，腦海思考著工程問題，開會細節等等，也常天馬行空飄向那久違的過往……。當年多問多聽老師前輩們的經驗教誨，勤查資料，秉持「案上不可多書，心中不可少書」的精神，終於幸運的遠渡重洋，負笈美國。完成物理和電機學位後，又「不小心」地踏進矽谷 (Silicon Valley) 工業界，30 年的工程師生涯，恍如昨日。眺望窗外，矽谷的燈火明亮如昔，依然不管矽谷的風華沉浮。矽谷——世界高科技中心，加速人生的變遷，5G/6G 的到來，創造了許多的不可能。

到達機場，完成 check-in 的手續後，望著天空一閃而逝的流星，想起了張澤祐老師。早期物理系三劍客之一——張澤祐老師，香港腔，不多言，教書有如流星，一道星痕劃過天際，常讓我們不知所云的思索，卻也如此地逼使我們更用心的追求答案。兩年的助教生涯，和張老師有更多的互動，也更深入的瞭解張老師的研究造詣功力之高，已到「天蠶十變」的幻化境界。他在東吳期間 (1975~1989)，勤於研究，發表論文，在當時，是少數幾位私立大學教授拿到教育部的研究補助金。張老師曾對我說，他視我如他的兒子，他的強力推薦信，應是當年我能拿到獎學金出國的一大關鍵。每次 presentation，總會想起張老師的告誡：「萬全用心的投入準備，不然就不要發表、演講」。謝謝您，張老師。

陳國鎮老師——三劍客之二，講課有如蝴蝶飛舞，端莊的黑板字，行雲流水的談吐授課，讓人耳目不暇給，課後的溫習也得心應手。擔任助教時，適逢陳老師公費留學研究完成，回到物理系擔任系主任，我也肩負「採購」一職，他的放權和信任，讓我對他尊敬有加。「彬彬君子」形容陳老師，不為過。謝謝您，陳老師。

劉源俊老師——三劍客之三，講課清晰有條有理，一如劍花美妙舞動，上課時，總不自覺地被吸引入他的劍海中，上船靠岸，一氣呵成。期末成績，更是一劍穿心。全班 (大二電磁，大三近物，包括重修，總是滿座，應有 60~70 人)，會有一半被當。我們班大一~46 人，大四畢業~22 人，這當中的差異，劉老師的「貢獻」頗大。1990 年初，劉老師的 sabbatical leave，來到灣區和物理系友們小聚，事後，我開車載劉老師到 Davis，拜訪他的阿姨 (當時我就讀於 UC Davis，正忙於找工作；Davis 到灣區，兩小時的車程)。四個小時單獨相處談話中，劉老師對當時的時空 (剛卸下教務長的職務，回物理系當專任教授)，顯得淡定沉潛，又帶些許的無奈。不過，談到帶領物理系從蔽路

籃縷，一路走來，劉老師就顯得興奮異常，覺得那是他的機會和使命，希望畢其心力，灌溉有成。這是唯一的一次和劉老師如此接近的抒懷談話。大學和助教時期，總覺劉老師高高在上，不可一世，當下只覺劉老師也有平易淡定失落的一面。人生的一切，就如 normal distribution，機會總會來的。謝謝您，劉老師。

此時，飛機上大部份乘客已進入夢鄉，蠻享受這份安靜。獨酌紅酒，傾聽音樂，「流星蝴蝶劍」幕幕映入腦海心田——張老師的「萬全準備」，陳老師的「從容揮灑」，劉老師的「沉潛蓄勢」，推波助瀾著人生起伏，也引導著人生戲曲的高低轉折。

晨曦中，飛機抵達桃園中正國際機場，清晨的機場沒有平時的吵雜，有著另一面的親切。等待行李時，旁邊的年輕女孩透過手機，高興地和家人聊著，應該是負笈異鄉，回國渡假。那些年飛逝的年輕時光，「溪城流水橋」的歲月——自強隧道的漫步，夜空溪畔的天南地北，女一、二舍前的站崗，圖書館的 K 書，每天中餐「冤家路」的偷瞄，士林夜市的蚵仔煎、廣東粥，光華戲院的綿綿冰……。這些雖已被時間的洪流淹沒，然而激起的浪花卻扣動著心弦，久久不能退。拿到行李，也趕快拉回思緒，等一下到達旅館後，要專心準備下午的會議了。